

对金钱,他看得比较淡:“钱挣多少是个够?够吃够花就中了。”
对成功,他有自己的理解:“只要有健康的身体,快乐过好每一天,我就算成功了。”
对助人,他用自己的方式:“有钱人可以用金钱帮助别人,我没钱,可以用实际行动帮助别人。”

志愿者老杨的朴素价值观

□本报记者 王春霞文/图

从平煤神马集团八矿到市区开源路,单程14公里。每个月至少有15天,55岁的老杨要骑单车走一个来回。这个曾经喜欢骑行的人,骑单车到开源路却并非为了骑行,而是到献血屋做志愿服务。

三年多来,他在这条路上骑行的里程已经超过18000公里,他做志愿服务的时间达4900个小时。在骑行里程不停增长的同时,他的献血记录也在不断刷新,截至目前,老杨已捐献全血10次,捐献血小板41次。

老杨名叫杨青山,是平煤神马集团八矿保卫科的一名普通职工。

老杨的“第二职业”

6月14日早上7点多,老杨下了夜班,照例骑着单车从八矿赶到市区。那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他要到平声影剧院门前撑帐篷、摆桌椅,为宣传活动忙活。

那天,前去平声献血屋献血的人比平时多了不少,老杨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在献血屋解答献血者的咨询,指导献血者填表、体检,为献血者端茶送水,临走为献血者送上纪念品,嘱咐他们“回家注意休息,当天别洗澡”。

这些,对他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

他一直婉拒记者的采访,总是说:“我有啥可写的,服务内容比我献血多,比我做得好的人多的是。”

6月15日下午,听说他正在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办公室统计上个月志愿者的服务时间,记者终于在那里“堵”住了他。老杨说话特实在:“我语言表达不好,只会实际行动。”

老杨的经历似乎有些简单:1983年,他从信阳老家来到当时的平顶山矿务局八矿做了一名井下工;1990年调至八矿保卫科,一直工作至今。他上一个班24小时,可以休息两天,这让他做志愿服务有了时间。

他说,之前他的生活圈就在八矿附近,市区很多路他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他不吸烟不打牌,只偶尔和同事喝点小酒,后来骑行开始流行,他有时开始与同事外出骑行。

2012年初,他听说我市成立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就报了名。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服务队第107号志愿者。经过培训,他在市区开源路献血屋“上岗”。从此,他便开始了风雨无阻的“第二职业”。

他经常是早上7点半左右下夜班,骑行50分钟左右赶到献血屋,一直服务至下午4点下班,再骑车回去。只要家里没有特殊事,连休的两天时间,他都会在献血屋服务。每次听到献血者对他时,“谢谢!您的服务态度真好!”他就会很开心。

由于离家远,出门时他经常自带一些水煎包、包子或者油条,中午就着献血车上的开水一吃,午餐就算打发了。有时没带干粮,他会到旁边的小摊上吃一碗热干面。

有时他也随献血车到县里服务。一次在宝丰献血点服务时,他在地板上捡到一枚金戒指,他脱口而出:“谁的戒指掉了?”喊了几遍,一个献血的姑娘才发现自己手上的戒指不知道何时脱落了,感激地对他连声道谢。

他刚参加志愿服务队时,有位同事预言:“做志愿者不发一分钱,又不管饭,我保管你连仨月都坚持



参加无偿献血骑行宣传队活动的老杨

不了。”结果是,坚持了三年多的老杨依然乐此不疲。现在,这位同事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了。

到2013年底,老杨的志愿服务时间达到2700个小时,被当时的卫生部等部门授予“五星级志愿者”荣誉称号。截至目前,他的服务时间累计已达4900个小时。

替患者家属着急的人

今年5月4日,老杨在志愿者群里看到一个信息:“平顶山技师学院2011届钳焊专业毕业生刘延磊因病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住院治疗,急需O型血小板,望符合条件的亲们帮忙。”杨青山看到后,当即回复说:“我是O型的,停会儿我看我的血小板基教不够!”第二天,他就赶到平声献血屋捐献了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

像这种为病人救急的事情,老杨已经做过多次。他说:“每次看到病人家属到献血屋找人互助献血,都会不自觉地为他们着急。”因此,只要时间间隔和血小板基教符合要求,他就为患者应急捐献。

其实,在做志愿者之前,老杨也只捐献过两次全血。做志愿者时间久了,他对献血知识了解得越来越多,对病人的需求也越来越感同身受,后来他开始捐献血小板。因为捐全血需要间隔半年,而捐血小板原来需要间隔一个月,现在只需间隔半个月就行。

被感动的小杨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ICU病房有位护士小杨,弟弟因病需要长期输血,志愿者群里有不少人曾经为她的弟弟献过血,老杨特意将联系方式留给她:“你弟弟要是急需血,就打我电话。”被老杨等人感动,如今小杨也报名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现在,老杨平均每20天捐献一次血小板,从未间断。据统计,截至目前,他共献全血10次,献血小板41次,献血总量已达12000多毫升。

老杨的价值观

提到老杨,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总队队长程相斌感动地说:“青山真是把服务队当成家了。除了上班,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给了志愿服务,这已经成了他没有报酬的职业。”

不仅如此,有时做志愿服务还得往里面贴钱。有一次,老杨在献血车上服务了一天,回家准备骑车的时候,发现放在献血车旁边的山地车不见了。

“他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元工资,天天来回骑车几十公里到市区做义工,遇上下雨天还得坐公交车,中午随便凑合吃点儿,真是令人感动。”程相斌话语间透出的“工资”信息让记者不由一惊。

对于自己的工资,老杨倒是满不在乎:“一千多元,够我吃花了。孩子们都大了,已经自力更生,不需要我接济了。”

“如果你随便找个活儿,哪一天都能挣个百八十元的,做义工还得往里边贴钱,你图个啥呀?”记者忍不住问他。他说:“我做志愿者最大的收获就是,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对于金钱,他看得很淡:“钱挣多少是个够?够吃够花就中了。随便找个活儿,的确能挣点钱,但总觉得那没有这个有意义。”

“有钱人可以用金钱帮助别人。我没钱,可以用实际行动帮助别人。”对于人生的追求与意义,他说自己其实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可是他的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老杨的家人都在信阳老家。他在八矿当了30多年工人,至今仍然住在一室一厅的单位廉租房里,连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也许有人会说,他很不成功。可他对成功有自己的理解:“只要有健康的身体,快乐过好每一天,我就算成功了。”

到今年9月,老杨就该退休了,他说到时候他就有时间做志愿服务了。

给娃拉票疯狂轰炸朋友圈 微友吐槽:烦死了

□记者 张静

“以前打开朋友圈还能看点意思的事儿,后来出现求点赞的、卖东西的,天天被几个做代购的朋友刷屏,现在又冒出来求给孩子投票的。点赞还好说,投票非常麻烦,平时不怎么联系的朋友也突然冒出来了。”6月15日,家住市区光明路北段的王女士向记者吐槽。

给娃拉票者多,微友真烦了

王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她快被朋友圈里给孩子投票这事儿整疯了。记者说,不投不就行了?她说,最初觉得投一票也没啥,可是现在求投票的朋友越来越多。“有的就是简单投一票,有的还得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再输入手机号注册,特麻烦,甚至有的人还要求你把投票信息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你帮这个投了、分享了,能不帮那个投?不分享也不行。”

这样的情况显然不是只有王女士一人遇到过,记者的微信朋友圈中也有不少“文艺表演”“绘画展”“萌娃大赛”投票链接。家住市区矿工路东段的任女士每天都能收到好几条朋友发来的投票链接,她说“简直要烦死了”。记者在她的朋友圈中看到:“我家宝贝正在参加幼儿园举办的比赛,8号是我的孩子,请投一票,顺便把这条消息转发到您的朋友圈,谢谢。”任女士说,最近每天都能收到这位朋友发来的投票链接。还有朋友为帮孩子投票还特意建了个微信群,“投票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有种被骚扰的感觉。”

记者了解到,有些简单的投票活动大家还不太反感。投票活动大家还不太反感。投票活动大家还不太反感。投票活动大家还不太反感。

注微信公众号、把消息分享到朋友圈及需多次投票的。

拉完票意兴阑珊

记者的朋友杨女士在市区一家银行工作,不久前她1岁多的儿子参加了萌宝大赛,记者每天都能收到她发送的给孩子投票的信息。本以为她这么“努力”,孩子肯定得第一名,昨天她告诉记者,孩子最后得了二等奖,奖品是温泉门票,一直没使用,也不知道是否已经过期。一等奖的奖品是一台全自动洗衣机。

“一等奖和二等奖悬殊太大,说白了就是诱饵。刚开始参加就是觉得好玩,我想你也有这种感觉,玩儿什么游戏的时候就希望赢,也不在乎得奖。这不过就是商家的宣传方式,他们宣传的就是早教、儿童摄影之类,比赛结束还一直和我联系。”杨女士说。

“以后类似的比赛还参加吗?”记者问。

“肯定不参加了,没意思。”

投票是为了满足家长的虚荣心

“朋友让你帮忙给孩子投一票,你们都是怎么做的?”记者把这一话题发送到3个微信群,很多微友参与了讨论,只有10%的微友表示无所谓,朋友互相帮个忙,会投票。

微友“狮子座”说,举手之劳,能帮就帮。

“最讨厌这样的投票,烦死了。向来无视,看见就想拉黑。”微友“如你所愿”说。

微友“风铃草”说,这种投票压根就没有意义,评出第一又能怎么样?口口声声为了孩子,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家长的虚荣心,为了那些并不丰厚的奖品疯狂拉票,给别人添麻烦,实在是不能理解。



爱心粽子送大家

昨天上午,新华区湛北路街道八中北街社区活动室里,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忙着包粽子。

据了解,这些粽子将免费送给八中北街社区多个困难家庭和独居老人。

本报记者 张鹏 摄